



夏雨情思

宋小娟

夏天的雨,显得有些与众不同。就在我午睡的时候,耳畔一声爆雷将我惊醒,霸道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,显得蛮不讲理。雨势很大,声音很响,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,整齐划一地冲锋而来。夏季的雨是有性格的,有些暴躁,有些鲁莽,总是带着澎湃的激情。

但是,也有连阴雨慢慢地下,显得很有耐心的样子。窗外世界在雨中变得朦胧,仿佛一幅水墨山水画。雨滴在玻璃上流淌着,描绘出意象派的画作。

夏季的雨总是来得突然,去得也突然。遇见下雨,可以看到推着小孩的人,骑着车的人,行走的路人都在狼狈奔跑。披着雨衣的环卫工人依旧坚持清扫马路,扫帚在地上将水划出一道道弯曲且优美的弧线。

雨中的蔷薇、月季、玫瑰显得那么鲜艳,每一片花瓣上都点缀着晶莹的露珠。透过露珠,能看到里面折射的绿叶和楼房仿佛颗颗珍珠般小巧玲珑,精致可爱。雨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有趣和新鲜,带着大自然的的魅力和力量,将生活中平凡的美折射出来,让我们学着一滴水、一朵花、一个人身上寻找到生活

活的细节,寻找生活中的小确幸润泽我们的心灵。

“雨过不知龙去处,一池草色万蛙鸣。”大雨过后,正是迎着凉风送爽,欣赏乡村热闹场景的好时机。走进村头的池塘,那里好似开着演唱会。鸭子跳进池塘里欢快地嘎嘎乱叫,青蛙站在荷叶上呱呱欢唱,母鸡在村头大路上咯咯咯跑过去,小狗站在门口对着过来的人汪汪叫着,不一会儿就欢快地摇起了尾巴。

雨后的天空干净透亮,就连太阳也像被洗过一样。树叶被雨洗得青翠欲滴,整个村庄被雨滋润得清新而惬意。

每当风卷雨急,就好像踏着风火轮的哪吒威风凛凛而来,又潇洒而去。那些豆大的雨跳着,击打着房顶咚咚响,拍打着树叶哗哗响,在地面上砸下一个个水坑。眼前的雨突然就连接成一片雨雾,让整个村庄和田野都像罩上了一层薄雾,变得不真实起来。空气裹挟着浓厚的泥土味道,直直地冲进鼻孔里。

偶尔遇见温柔多情的雨,就能将思绪引入杜牧笔下的诗句:“可惜和风夜来雨,醉中虚度打窗声。”有雨的夜晚,我最喜欢倾听雨打窗棂的声音。隔着一层黑幕去听,窗棂上无数金石击打的清脆声,远处风吹雨打竹林的哗声,泥土上击落的泥花声,屋檐滴水的滴答声,树叶在雨中互相击打的啪啪声,好像一场夜晚的音乐会,带着节奏感,有着韵律和诗意,让雨为大自然击打出天鼓。我喜欢隔着窗户听雨,在雨里品味无限思绪。此情此景,让人想到诗人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:“少年听雨歌楼里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

雨随着年岁的增长,总有不一样的况味。雨中饱含着庄稼汉期盼丰收的憧憬,蕴藏着离人的愁肠百结,充满着历经风霜的人参悟生活的豁达,也抒发着情人思念的泪水、断肠人在天涯的悲情。

我不断地接住天空的馈赠,感受夏雨的豪迈,就像陆游写的:“风如拔山怒,雨如决河倾。”夏季的雨带着磅礴的气势,扫去了心头的闲愁,让人逃离燥热和烦闷。期待着一场夏雨后,农作物奋力生长,迎接属于秋天的收获,迎接丰收的喜悦。

人间盛夏有芳华

李丽

坐落在郊外的家不大,但靠客厅的窗衔着一脉山,山脚连着一方荷塘。心感烦躁的时候,总喜欢伫立窗前放空,也当作是在放松。

清晨,雾锁着窗外青山,山色空蒙,若隐若现。走在山间小径,仿佛踩着云朵,路旁的梧桐树伸展着它的叶子,像是要拥抱氤氲。驻足,闭上双眼,每一口呼吸都是清新与宁静。熏风散雾,打破了这份静谧,露出了树木的轮廓。金色的阳光投射下来,点缀着翠绿的树叶,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梧桐花也被唤醒,露出了笑脸,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在成长,浩荡的绿色渐次渲染世间每个角落。山绿得发黑发亮,碧波里的荷花也在竞相绽放。

盛夏是繁茂的代名词。犹记得月初荷塘的光景,那时的每一朵荷花都像一首诗,有的在光阴的角落里“才露尖尖角”,有的含着“欲拆犹欲绽”的娇羞,有的在夏风的推送下淡然地“送香气”。现时今日,荷塘已是荷叶连连,荷花朵朵,“荷叶荷花相间斗”,花和叶开满了整个荷塘。荷花在接天莲叶的烈日下开得神采飞扬,好似夏天里光芒万丈的娉婷女子,含蓄又不失骄傲,还有着“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”的韵味,浓淡相宜,让人不得无心

生情愫。

这个时节显现生命张力的还有那说来就来的夏雨。上一秒正隔着窗看远山如黛,近水如碧的景象,内心寻思着如何赞叹这一幅绵延于盛夏的花红柳绿的水墨长卷,下一秒就被急雨模糊了双眼。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也敲在了心头,仿佛等了很多年的思念终于在七月时光里释放了自己。

隐约间,山间的梧桐花随着夏雨一同摇曳。柳永笔下“拆桐花烂漫,乍疏雨,洗清明”的景象就在眼前。远处骤雨“似琼珠乱撒,打遍新荷”,荷花依旧一片云淡风轻,在风中兀自摇曳,愈显得风致旖旎,明艳了不少。再凝神,花已不是花,而是世间美好,是蓬勃的生命力。

大雨涤荡后的山更绿,水更清。风却似乎更胜一筹,它带着奔走的云朵,吹皱满池的湖水,在山间移动着暗绿。傍晚时分,又拽着斑驳的阳光,调皮地吹动着书页。夜深露重时,懂我心,知我意,“吹梦到西洲”。

人间难免有烦恼,偶尔一刻端坐在远离喧嚣的风景中,双目染尽夏意,万朵繁花沁人心脾。不知不觉地看着、想着,已是夜幕四合,便是心神俱宁的境界。

甲辰·小暑(新韵)

春草

小暑暑热意浓,众多避暑在家中。何妨移步山洼里,瀑水竹喧碧绿间。拾步苔阶觉爽气,花茵蝶舞鹊声。问君哪是怡情处,携友林荫好品茗。



秦腔

姚江江

不知何时开始,西安半坡立交桥下的桥墩处来了七八个中老年人组成的“自乐班”——三位中年妇女轮番上阵,把秦腔唱得时而高亢有力,时而婉转动听,兰花指随着唱词有板有眼地在空中舞动。

两个吹唢呐的耆老仰头看着演唱者,随着腮帮子圆鼓鼓起或收缩,瞪眼与眯眼之间,手指开合之中,悠扬的曲子飘了出来。两个拉二胡的师傅跷着二郎腿,张开的左手在右手拉弓的张弛有度中,上下翻飞地拨弄着琴弦,声音和着唱词,头一甩一甩的,几缕零乱的花发在头顶起舞。枣木梆子有节奏地响着,最忙的也是让我最佩服的是敲锣鼓的人,干巴瘦的老人银发如雪,左手拿

一支比筷子还细的黄色小棍打着板鼓,右手抬在空中打着快板,架子上还有一对铜钵。只见他不时拿起铜钵“咣”地来一下或几下,令人振聋发聩。他的手指在快板上轻盈地跳跃,如同精灵跃动在音符之间,快板在他手中翩翩起舞。迎合着唱词与曲调的需要,他又拿起鼓槌左右开弓,在鼓面连击,清脆悦耳,舒缓如屋檐滴水,疾如快马扬蹄。看得我紧张刺激,手心冒汗,他却有条不紊,成竹在胸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会看的看门道,但更多的像我一样只看个热闹。他们看观众多了,演唱更加起劲,和这炎夏的气候一样热情高涨,大有余音绕梁,三日不绝于耳之感,不时引起阵阵掌声

和喝彩。我从小就随祖父母带着到处赶场看戏。老丧或三年这等白事都会请戏,还有年后各处庙会,戏是主角,戏楼在哪儿,哪儿就是主会场——总是人最多的地方。祖父、父亲农忙时吼两嗓子,清闲时也吼两嗓子;祖母、母亲纳着鞋底,做着针线也会低吟浅唱,虽没唱白,但曲调很美。我最爱丑角戏《教学》《看女》,好学、好玩又好懂。

外地朋友对我说:“你们十三朝古都陕西人把秦腔吼得底气十足,粗犷豪放,吼出了对这片土地深情的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感恩。”的确如此,秦腔真是陕西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,是祖辈传下来的基因。



雨后初霁 王静颐 摄

秦岭腹地灵秀,洛南禹平河旖旎。

每年夏天,我都会挑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,驱车沿着蜿蜒公路奔赴禹平河,感受月光下那山水一色碧连天的独特魅力。

这里风景秀丽,河水大大咧咧,左蹦右跳。公路两边的竹子却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。驱车继续前行,车行至陡坡处,河水声变得狂躁了起来。四下都睡着了,连精力旺盛的鸣蝉也偃旗息鼓。水流唱着独角戏在竹子面前肆意怒吼,山月皎洁如烛,一道道光影箭一般投射到竹林里。竹林的西边是迎光的,东边则在影子最深处。几只栖鸟突然被惊醒,它们叫声柔嫩、清脆,仿佛稚童临轩叩门,仿佛故人踏雪来访。

禹平河水从上游奔流而下,竹林也是从上游一丛丛生长过来的,它们好似一对亲昵的恋人相依相偎。倒是藏在溪流背后的竹音不急不缓,徐徐飘来,它们用修竹干竿换来世上片刻宁静,不图虚名,不慕权贵,默默地生长在山涧水岸挺直腰板,堂堂正正地生长。未出土的嫩芽、刚冒尖的新笋,它们一来到这个世界满耳便是水流,待到长长高硬,它们无法振翅高飞,而是必须待在原地,个别运气好的,能被截下来作为打核桃的竹竿或钓鱼的竿子,但大多数还得继续忍受河水的喧哗。

打开车窗,乍一听全是奔腾汹涌的人间豪迈。可每一声都入不了心,总觉得与岁月相隔很远。风很凉爽,似乎把白天的炎热和烦躁吹散了无踪。柔和的月光洒了一地银白,只剩那仅存的一点月光照亮大地。走在禹平河畔的竹林里,脚下是潺潺流水,山风拂面,我似乎看到了魏晋时期“竹林七贤”在竹林河畔饮酒作诗,放浪形骸,好生快活。脑海里突然浮现出:“昔舜南渡而葬于苍梧之野,尧之二女娥皇、女英追之不及,相与恸哭,泪下沾竹,竹文上为之斑斑也”“可使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“白云抱幽石,绿筱媚清涟”“绿竹人幽径,青萝拂行衣”“结根岂殊众,修柯独出林。孤高不可恃,岁晚霜风侵”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“举世爱栽花,老夫只栽竹”等众多多舛炙人口的颂竹诗句,对着眼前如诗如画的风景,不觉忘记了忧愁,忘却了烦恼。

一同来的妻子称赞道:“仙境般的竹海,夏夜的风光中,能够听竹的禹平河才是最消暑的地方。”

女贞花开

周龙尚

女贞并非稀缺树种,普通得像被忽视的邻家女孩。也因为这种熟视无睹,我便忽视了其存在。

初识女贞树时,不屑于它的不识时务,没有春夏秋冬的概念,一年四季一副灰头土脸、死气沉沉的绿色,单调乏味,给人不合时宜、呆板固执、老气横秋的印象,让人丝毫不能产生一星半点对它的审美情趣。

入冬后,万木凋零,绝大多数植物已悄无声息地睡去了,女贞树枝头却缀满了蓝紫色的浆果,葡萄串般硕果累累、密密匝匝。后来才知道,这果实不仅是很好的药材,还是工业染色的原料。严冬里拥有这样稀缺的浆果,女贞树俨然成了鸟儿的乐园,它们挤在一起叽叽喳喳,享受着浆果的饕餮盛宴。

炎夏七月,雍城西区的早晨尚还凉爽。刚走过十字路口没几步,就嗅到一股奇异的香,断断续续,时有时无,飘忽不定。起初我没太在意,越往西走香气越浓郁。如果说刚才还是飘忽忽忽如幽兰,此刻已是浓烈的醇酒之香,让人“醉”步难行。

放慢脚步仔细观察,原来雍城凤舞路两侧女贞树上缀满了大串白花,虽然没有夏花的清白清雅,却有着比夏花独特香浓的魅力。经不住诱惑的我停下脚步,闭上眼睛,想要分辨出这浓郁香味,终究未

难寻出一一致的香型,即便是相近的香味也唯有契合的舒爽。

记忆中,女贞很少高大过,常被打理成“小平头”或“齐耳短发”,密匝匝站在行道树下的花坛,很少拥有自由生长的空间。不论春夏秋冬,不论生长环境,任由人类按照喜好随性迁移,任性摆布,甚至伤筋动骨,砍头断肢,它都逆来顺受,随方就圆。

夏日气温升得快,我惊讶于眼前的繁花,惊讶于自己的木讷,惊讶于一直以来不屑于女贞的叨扰,未曾多投去一丝关注,一丁点关爱。艳阳像猜透了我心里的那点不安,大有火上浇油、幸灾乐祸的感觉,越燃越旺,诱导着花儿将香气如瀑布般垂泻,昏昏欲“醉”,举步难行。

原来女贞是最别致、最不落俗的另类。春季百花竞芳菲,它却若其无事,我行我素;夏季四野一色,草木葳蕤,女贞却头顶烈日,繁花盛开;秋冬季节依旧绿意盎然,枝头缀满果实。

正是好奇女贞的花香,我才迟迟发现它是深深地香在心田,香在永不停歇的脑海里,就像人们赋予它永远不变的爱与生命。四季的绿树常青,带给我们不变的业兴旺的美好心愿,又怎能不爱女贞独有的风骨?

现代人因为忙碌,经常忽略身边美景,而去追逐外面世界的精彩。正好应验了越是自己熟悉的地方,越容易被忽略这句话。

我无数次路过“金蚕小镇”,却没有在此停留,直到上周末应友人相邀才实地造访,真实感觉到身边的景色也不错。

“镇绕渭南依山,一颗明珠嵌谷川。自从金蚕问世后,名扬全球人世间。”家乡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金蚕小镇的夏天,万物蓬勃,“火”劲十足。下高速,经池河岸边宽阔大道,两边矗立的“金蚕”标示路灯列队迎接我们。千年“鎏金铜蚕”就出土于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。于是我们又探访文物出土现场,走进献宝农家家庭,感受献宝家人浓浓的家国情怀。

国家一级文物“鎏金铜蚕”的面世,证明了石泉县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一块兴桑养蚕的热土。蚕丝产品通过古老子午道,源源不断运往长安,再由古丝绸之路送往中亚和欧美各国。石泉县因此享有“中国蚕桑之乡”的美誉。

有着石泉县“白菜心”之称的池河金蚕小镇,得天地之灵气,享日月之精华。境内峰峦叠翠,云雾缭绕,稻菽千重,桑田遍布,葳蕤田园,如诗如画。

路边有百亩荷塘,荷叶亭亭玉立,荷花摇曳生姿;千亩稻田散落于池河岸边,秧苗青春肥绿,禾叶清香扑鼻;万亩桑园环绕,遍布田间山岗,桑叶碧波如海……一苑草一苑禾一片叶,一河池水滋润万顷良田。荷香稻青桑满园,村美人富展笑颜,尽是一派欣欣向荣景象。

来到池河镇明星村沧海桑田景区,站在天空之镜玻璃板上,“中国醉美桑海”巨幅标语掩映在碧绿色染的万亩绿丛中。白云深处,隐隐约约的山边,阳安铁路好似横跨巨蟒挂在远山之上。

两年10人,绕着沧海桑田核心景区,一会儿在山岭,一会儿在谷底,一会儿在田间,一会儿在坡地,忽上忽下,忽左忽右,上下缓行,左右逢源,穿梭漫山遍野桑田间。应该叫林,还应该叫森——木、林、森,恰如我们一行人,一人,二人为从,三人为众一般。人多木众树繁盛,万木成林桑海蔚。竖看成行,横看成片的桑树有

上,让细小若微粒的蚕宝宝食之安全,成长有序。蚕儿经过“一到四眠”喂养后方才成茧,大约一个月时间完成蜕变。

“蚕查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人们对于蚕虫的敬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理念,代代赓续弘扬。兴桑养蚕,发家致富成为蚕农愿景。回眸家中养蚕经历,总有一幅幅熟悉的画面在闪烁,凡是春风走过的地方,都生长着一望无际绿油油的桑园。田间地头一棵棵桑树站立,一片片桑叶迎风摇曳,那是一颗颗亮闪闪的星星,如同星星一样亮闪闪的金银,驻守家园。因此,桑树也成为蚕农眼中的“摇钱树”。生命不息,奉献不止。一片叶,一条虫,永远在激励着勤劳淳朴、勇敢善良的中国人。

午餐安排在万亩桑海中的“明星山庄”。这是一处由学校改造而成的民宿接待点,山庄集古建筑和现代时尚元素为一体,尽显乡村和美、幽静高贵之品位。一古树、两层房、四合院,一茶坊、几本书、木桌椅,有盆景、有浓荫、有鸟鸣,烟火气满满。桑叶茶散发缕缕清香,鎏金铜蚕宴席上,桑叶和当地山野菜充当主角,喝着时尚健康的桑葚饮品,观桑海沧田,体验采摘乐趣、住特色民宿、品特色美食,在恬适、淳朴、优雅、静谧大自然中,觅一处生态福地,徜徉诗意田园,享休闲惬意生活,乡愁也变得有滋有味。

“金蚕小镇”因荷而美,因蚕桑而兴,因悠悠池河而灵动。人们到这里亲近自然的绿色,吹吹旷野的风,看看飘忽在田野上的白云,美景、美食、美人与共。在这方山水,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走,一起欣赏,醉在山乡,共享美好,真是快哉!

禹平河畔听竹

南星

风吹过田野

余佑学

大有小,有高有矮,叶子有厚有薄,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墨绿色光芒。仔细瞅瞅,枝叶间挂着一颗颗微红、深红转黑的诱人桑葚。

人食五谷,蚕吃桑叶。蚕为天虫,饲养礼重。白白胖胖、密密麻麻的蚕儿,从出生到吐丝成茧,化茧成蝶,都是在蚕农们虔诚敬拜和祈祷中完成。喂蚕之前,先用生石灰、漂白粉一类的消毒剂对蚕室、蚕具全面消毒杀菌。进出蚕室,必轻手轻脚,不吐高腔,不说秽语,祈祷神安安。小蚕初始出,喂养必精心,温度、湿度控制好,桑叶清洁不染污,修剪如发丝,薄薄撒在幼虫